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一

松陵朱鶴齡輯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註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疏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冠之陳氏傅良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于天下也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無事而書春王正月者無事必書首時謹始也朱子曰春秋月數本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

以立義者是也文定說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朱子謂聖人制作恐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張氏洽曰聖人雖欲行夏之時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紀事簡略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于事之以大畧見者乃繫事于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以大畧見而繫時者也其餘紀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于時蓋止欲紀歲月故紀月則如時也春秋于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

者程子所謂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朔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于王也是時周室衰微不惟禮樂征伐不禀于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歷故周魯宋各有歷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王樵曰按史以傳信時必與月合月必與所書之事合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時與月下所書之事常差兩月朱子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然魯史謂之春秋似原有此字吾謂夫子所因

者魯史魯史所用者周正朔夫子無容有所增損也然則子月可爲春乎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烏在子月不可爲春乎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　邵寶曰夏正寅卯辰三月爲春周正建子非春矣其爲春者猶有寅之一月焉故聖人存春以俟後聖　傳不書卽位攝也疏周公居攝死不記崩隱公生稱侯死稱薨得爲攝者何周公于成王特攝其政事而已隱公則位亦攝之下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是位亦攝也又云太子少是以桓爲太子也趙汸曰穀梁不知禮有攝主之義妄以隱爲讓說者因疑傳言攝爲非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蘇氏引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

何孔子曰卿大夫奉攝主于西階南面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子未生而死若生而弱未能君也則其娣姪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故隱公亦攝主也愚按隱公不書卽位程胡二傳之論甚正大然隱公自以攝而不行卽位之禮魯史亦不之書耳必云夫子削之恐不然

三月公及邾（公羊穀梁並作邾婁與檀弓同盖齊人語也）儀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盟于蔑（公穀作眛）

傳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註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邾今魯國鄒縣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孫氏復曰附庸之君不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今按黎氏（錞）以儀

父為名趙伯循謂莊十六年邾子克乃儀父之子然字必取于名
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字子儀則儀父為字明矣附庸之君稱
字後蕭叔亦然杜氏謂貴其能自通大國而書字桓十七年書會
邾儀父盟于趡豈亦貴之耶　程子曰盟誓以約信出于人情先
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亂世之事也
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此穀梁傳例在魯地雖外為主亦
稱及家氏鉉翁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
而為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獎王室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予
之為其近于正也若春秋之初諸侯相盟各自為計則聖人之所
惡于蔑以後于蔇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怙惡要鬼神以誓

之此尤盟之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貶也不惟譏盟譏公之始即位而汲汲爲此盟也　呂氏大圭曰穀梁曰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書日盟者豈皆不渝耶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鄭莊公封弟叔段于京段謀襲鄭夫人將啟之公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段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傳例云得儁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以兵力勝之不可言出奔　註鄢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趙氏匡曰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屬周左氏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按從京至鄔

非遠又是鄭地段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卽無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卽自鄢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卽不當奔共也 愚按一統志鄭在今開封府鄭州京今滎陽縣鄢今鄢陵縣共則今衛輝府輝縣也鄭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滎陽在府城西二百餘里鄢陵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傳云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以爲己邑則段所資以爲亂者自在鄭之西北邊故卒奔共而其子滑亦奔衛不應反南走至鄢陵而後北奔共也 趙氏之說近理故錄之 按左氏謂之鄭志卽穀梁所云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乎殺也莊公于段未必眞欲殺之特有養成其惡之心爾夫養成其惡固殺之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

註宰官咺名也天子大夫例稱字必貶而後名之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疏周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財幣器帛既掌其事或即充使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喪事有賵賵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趙汸曰傳以宰咺爲冢宰如宰周公之比故必貶而後名之春秋不以名號爲褒貶在魯史亦無責王臣之義戴氏曰時魯以夫人赴故天王來賻之耳　金氏履祥曰左氏以仲子未薨而生賵之故云不及尸不及哀謂賵惠公之

綏云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考文四年十一月成風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此歸賵當在惠公仲子俱沒之後其沒在春秋前左氏蓋誤解矣顧炎武曰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惠公而幷及惠公之母仲子也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僖公而幷及僖公之母成風也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書其母爲夫人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妻又一仲子隱之夫人又一子氏哀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其證也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愚按啖趙二氏

皆以文九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繫于僖公所謂母以子貴也此惠公仲子正與彼同故主穀梁之說今得哀四年傳文爲證其說遂定又按公羊說是兼賵既賵仲子無有不賵惠公者但經文之意重在仲子以天王而下賵侯妾故書之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註客主無名皆微者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　高氏閌曰桓公宋出也隱公有懼于宋故首與宋盟

冬十又二月祭側界反伯來

註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

使㗖氏助曰寰內諸侯例稱字若以伯爲爵則毛伯召伯榮叔祭叔復是何爵乎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問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趙汸曰祭與魯同出周公故非王命而來其宗國魯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不言朝王臣無外交來不言朝與來聘不言使皆禮之不得言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之子

註傳例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何休注昭定哀 所聞異辭文宣成襄 所傳聞異辭隱桓莊閔僖 黃氏震曰此說是也

遠則或不盡知以不日起凡例者鑿也朱睦㮮曰內大夫卒自成公以後皆書日以前間有遺者歷年遠而簡編脫爾杜氏因後公子彄卒葬之加一等而偶書日遂以爲恩數有厚薄竊恐不然程子曰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張氏洽曰衆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于天子而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于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命于天子如士會以黻冕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舊矣此春秋於列國之大夫惟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列國一切例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傳修惠公之好也註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張氏洽曰惠公與戎爲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内外之辨登戎夷于堂陛書會戎譏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擾夷狄以啟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則知書會戎之旨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註向小國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王樵曰按向有二莒人入向與伐莒取向乃近莒之邑一統

志今莒州南七十三里有向城是也譙國龍亢之向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去莒爲遠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是此向也又按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後爲莒所并　春秋之初君大夫將皆稱人此難定爲師少

無駭帥師入極

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疏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其名見于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註高平方與音房預縣北有武唐亭林堯叟註唐魯地張氏洽曰盟

者刑牲以相示同類爲之尚虞長亂今以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故謹其日而書之　黃氏震曰說者多說公不當與戎會盟戴岷隱謂周衰戎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場之交會盟非得已趙木訥亦云以文王而事昆夷以太王而事獯鬻于隱公何疵焉愚謂不得已而會盟可也隱公汲汲爲之則非自強之道

九月紀裂繻公穀作履緰來逆女

傳卿爲君逆也註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昬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張氏洽曰公羊昬禮不稱主人按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昬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曰女在

逆稱婦入國稱夫人　程子曰先儒說親迎甚泥如秦君娶于楚豈可越國而逆耶親迎只迎于館耳文王親迎于渭亦非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旁　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當以程子爲正岷隱謂文王親迎時爲世子韓侯親迎亦因入覲此等皆因事實書非有譏貶止齋陳氏則云經于內女無書來逆者此盖爲紀伯姬遭人倫之變詳莊四年故詳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公穀作伯莒子盟于密

傳魯故也　註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旣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

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程子曰伯上有闕文從公穀作伯胡傳同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氏以爲裂繻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按此說有理臨川吳氏云子伯二字即侯字之誤　黃氏震曰紀侯新昏于魯于是道莒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八年有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紀爲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註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　穀梁程子皆以爲隱公之妻公羊以爲隱公之母張臨江主穀梁謂子氏不書葬者

婦人從君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邵文莊主公羊謂聲子實惠公繼室隱公又爲君其母安得不稱夫人不書葬則以成隱公尊事仲子之意也黃楚望曰左氏之說嘗見是于朱子矣當從之愚謂此夫人子氏必桓公母仲子也仲子以是年十二月薨故五年考仲子之宮其不書葬者當亦有疑于適庶之義不敢純用夫人禮耳

鄭人伐衛

傳討公孫滑之亂也公孫滑鄭叔段子先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註凡師有鐘鼓曰伐胡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註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疏曰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言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

公羊傳曰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趙汸曰長歷所推春秋日食亦不盡得未可據以釋經漢書律歷志序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穀此義必有所受

三月庚戌天王崩

註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卽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不書葬魯不會　王氏葆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畧之天下皆王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

夏四月辛卯君公穀作尹胡張二傳同氏卒

金氏履祥曰左作君氏謂聲子也爲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今云家也國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辭甚矣故當從二傳愚謂此經斷以公穀爲正尹氏周世卿左氏以爲聲子此大謬也春秋十二公無有國母不書姓者惟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此葢哀姜通乎共仲與弒二君桓公召而殺之絶之于齊故春秋亦

不書姜若聲子則固惠公之繼室也無故而沒其姓有此書法乎隱公卽自居于攝然已儼然立于臣民之上矣紬所生之母之姓以伸其弟之母之尊亦豈公之所安乎必若此曷若不書之爲愈乎盖君與尹和近乃史文之譌而左氏曲爲之說若非二傳正之則此疑萬古不白矣　天子公卿不下交諸侯故其喪不赴告春秋惟劉卷王子虎以嘗會盟來赴此書尹氏卒吳臨川謂平王崩爲諸侯之主而來赴者然赴當書名此何以不名盖如隱七年書滕侯卒之例未同盟則沒不赴以名所謂禮經者也文定譏世卿之說實本之公羊余竊疑之考周家用人不離世族厲王之難周召共和周公召公實世卿也敬王之立單劉翼戴單子劉子亦世

卿也功臣之後卽有非類亦在選擇而用之此尹氏本吉甫後裔其以告喪交魯未見必非忠良安得以幽王朝家父所刺者而追譏之又安得以敬王時之立子朝奔楚者而豫譏之哉若論侯國則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若殄其世是無王也齊桓之時國子高子爲正卿管敬仲雖柄任最專亦止下卿不敢居王官之上也其五禁所云士無世官取士必得益卽外傳所云始于州長之推繼于官長之選者止言士而不及卿大夫此可證世卿在當時不可輕廢矣公羊之說未爲定論余是以詳辨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

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命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吳氏澄曰稱氏義與尹氏同稱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子者父在之辭　趙氏鵬飛曰禮諸侯有貢天子無求乎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得不得未可知也魯蔑棄禮而猶若是其他諸侯又可知已說者以不書天王爲天子諱惡至桓十五年天王求車則曰示貪風開賄道嗚呼周之微甚矣求賻求車求金皆因喪事有闕書之以深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豈有反責天王之理耶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而立殤公焉殤公與夷宣公之子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公卒殤公即位註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元年盟于宿故來赴以名邵寶曰禮雜記曰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不祿曲禮短折曰不祿以薨號于國中而以不祿赴于他國益臣子之辭如此鄰國承赴薨焉則已尊不祿焉則已歉故卒之此史之恒體也愚按此說本啖趙為是胡氏謂夫子黜之而書卒非也　按左氏云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宣公立其弟穆公而其子與夷卒享有宋國故以為宣公遜國之命出于義　公羊又云繆公逐其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黃氏震曰公羊為萬世垂訓左說亦未可盡廢益宣公遜

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其後弑逆之禍罪在馮爾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其善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　王樵曰穆公之立殤公葢知殤公若不立而立馮殤公必不靖後此吳公子光卽其事也然不當使馮居鄭鄭莊奸人之雄因而交鬭其間故禍宋者鄭莊而致鄭之爲宋禍者則穆公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註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張氏洽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葢齊僖方盛强而鄭莊奸滑反覆之人也鄭之仇在宋

故援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已之從是以二國和好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　李氏廉曰鄭莊小人之雄以是春交質之故遂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魯宋之交方固因齊僖有小霸之志于是與之黨以仇宋焉此石門爲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　陳氏傅良曰外相盟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天下之無霸齊爲之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癸未葬宋穆公

註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註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王樵曰按杞當作紀隱桓之編多誤紀爲杞此本程子之說牟婁紀邑在漢北海郡平昌今青州府安邱縣也杞都雍邱距此甚遠　趙氏匡曰左氏云書取言易也穀梁亦云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

經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而後悉不書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傳衛莊公嬖人之子曰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公弗聽至是弒桓公而自立註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程子曰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于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乎大義既明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讐由人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于亂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

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傳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註遇者草次之期簡其禮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王樵曰以下文推之此非無事而遇蓋爲衛謀也宋魯合交託于無約而遇蓋秘其跡爾清衛地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恐非阿之清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州吁欲求寵于諸侯以鄭欲納公子馮于宋遂告宋伐鄭宋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張氏洽曰宋殤受國穆公而馮有爭立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固鄰好

則其位自定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簒弒內懷見討之懼而欲
納交殤公苟名其爲賊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
定今乃怵于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自是日從事于兵而
弒逆之禍卒及其身春秋據事直書罪自見矣　金氏履祥曰傳
言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爲仇者以
馮之在鄭也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
不善爲殤公者跡穆公之轍雖召馮而復之以國與馮可也乃亟
尋師于鄭惟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敝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弒之殤
公益有以自取矣　陳氏傅良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
之始于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天下始

多故矣　先書宋而後衛罪其黨惡率兵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註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不得言魯人故皆去族稱名

顧炎武曰翬不稱公子何歟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　按四國實是再舉經文一書在夏一書在秋可見先儒誤通前為一役故有辭重義複之說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註州吁弒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濮陳地水名　何氏休曰

書人者明弒君之賊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陳氏傅良曰

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夷狄得書

苟不能討雖文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于討而

非討則雖襄二十五年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衆也註善其得衆故

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于衛人特

書立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陳氏傅良曰爭國不稱公子晉曷為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

以討罪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弑也馮立閔之弑也御說立晉靈之弑也黑臀立厲之弑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衞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書立則譏在立矣　愚謂經書衞人立晉與尹氏立朝同文其非善之明矣然聖人特緣此立教以明有國者傳受之大法義不繫于衞也王伯厚謂宜公後有新臺之醜故于此去其公子以示貶則鑿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公穀作觀魚

註書陳魚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音房預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音成

傳衛之亂郕侵衛故衛入郕註郕國名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吳氏澄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郕乘亂侵衛已非禮衛報復而入其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兄弟之邦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註考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考者宮始成而祀也凡嫡夫人薨自當祔廟不應別立宮妾母尤無立宮桓母仲子是惠公違禮再娶必嘗以夫人禮聘之又不可直同于嫡故于免喪之後為立宮以別異

之　汪琬曰仲子之沒也隱公不敢祔廟而爲之別立廟其亦合于禮之變矣先儒以爲譏何也禮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于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初獻六羽　用六佾于仲子之宮

傳公問羽數故書羽　胡傳佾干羽之總稱羽象文德干象武功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故曰羽而不曰佾也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傳宋取邾田鄭與宋惡故邾人請于鄭伐之註邾主兵故序鄭上

家氏鉉翁曰邾序鄭上著其為兵首所以貶也邾見侵于宋遂因鄭宋有隙而借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報巳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為首鄭次之　金氏履祥曰宋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蓋為州吁所誘今鄭又為邾人所嗾宋志在去馮故為人誘邾志在報怨故嗾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

螟亡丁反

註螽食苗心者為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苦侯反卒即傳臧僖伯孝公之子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以報入郛之役入郛在今年秋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　張氏曰宋殤以邾鄭伐已之故報怨于鄭聲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之著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公穀作輸）平

註渝變也和而不盟曰平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朱子曰渝變也謂變舊怨而爲新好也公穀作輸平如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胡文定云是以物求平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　愚按輸卽輸情之輸故傳從公穀作輸字而不用其墮成之解與朱子意合　陳氏（傅良）曰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于齊鄭而宋交離矣　張氏洽曰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脩睦之心而惟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于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于其術中而不悟也　趙氏鵬飛曰宋伐鄭圍長葛鄭深懼魯之從宋也適宋有求援于魯使者失辭之隙遂乘此輸平于魯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其即許八年所歸之祊田乎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始平于齊也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林註艾齊地　姜寶曰今沂州西二十五里有艾山實魯地非齊地　按一統志沂州在

兗州府城東三百六十里本齊魯二國之境姜說是也　趙氏鵬飛曰宋伐鄭齊將救鄭而地偏于魯故必通魯以救之是春鄭來輸平至夏齊卽爲艾之盟蓋爲鄭結魯也魯終不援鄭者託未入也　汪氏克寬曰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爲盟也

秋七月

註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倣此

冬宋人取長葛

註經書冬傳書秋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

易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註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程子曰歸不書此何以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註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

夏城中丘

註中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按十年會齊鄭于此葢其地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結艾之盟也註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程子曰凡不

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葢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弟葢謂嫡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僖公愛年其子倘禮秩如嫡卒啟篡弑之禍此書弟見其以母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程子此說本之唐陸淳氏陸云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卽見疎外乎　愚謂傳云母弟者以別于異母弟乃史文實錄非異母卽疎外之也趙子常有辨見宣十七年

秋公伐邾

傳爲宋討也註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

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張氏洽曰和大所以恤小旣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自可和今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渝蔑之盟非義甚矣　趙氏鵬飛曰邾嘗從鄭伐宋鄭來輸平以離魯宋之交也而鄭賂不至故爲宋伐邾以要之旣得鄭祊卽從鄭伐宋矣伐邾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于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註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初戎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註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强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

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張氏洽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別種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此與衛之楚丘異杜注非

按一統志楚丘在在今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邑其衛楚丘在今開州若如舊解凡伯自魯歸周乃紆其塗而適衛地乎　趙氏鵬飛曰古者王臣涖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侯不在疆宇不致膳單子知其必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者安在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作犬丘地有兩名

傳齊侯將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許之故遇

于犬邱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高氏閌曰宋殤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按傳云宋公以幣請于衛則其遇乃宋意也衛鄭之怨素淺至圍取長葛其怨深矣況公子馮之在鄭實宋殤之所不能釋然者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必彭反 庚寅我入祊祊公穀作邴或曰作邴是左氏作祊祊地名無之

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戴氏溪曰祊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朝宿湯沐邑皆無用祊近魯許田鄰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于魯故先使人歸祊爲異日取許田之地耳　張氏洽曰言歸祊尚未易許田也然已殷然致其請矣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者也　高氏閌曰鄭莊欲平魯以離宋故歸祊以市魯魯桓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相易雖舊言而卒易則異故各特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　趙汸曰公羊曰入者難也春秋外歸邑未有書我入者經旣書來歸祊復書我入祊何也蓋祊遠于鄭鄭不能有而請易于魯魯人慮祊不服故以兵入焉實未能有其地也杜氏謂魯未肯受而有之

劉氏以入祊爲遂有其地皆不然桓元年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祊田則我入祊後事嘗中輟桓公篡位而修好于鄭故復許

之

夏六月蔡侯考父卒

註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亦赴以名

辛亥宿男卒

註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

故亦不書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註齊侯

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　姜寶曰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北近于衛者也杜氏以爲周地恐非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霸　陳氏傅良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爲限也但始于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爲參爾　李氏曰禮記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李氏廉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强弱爲進退齊最强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云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于齊而終不與

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强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于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衞而陰固鄭黨宋衞不悟而僖襄之小霸桓公之創霸皆原于此矣　汪氏克寬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以成紀好也註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張氏洽曰傳稱以成紀好尋二年密之盟也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

趙氏鵬飛曰魯既受鄭賂將傾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註無駭公子展之孫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註南季天子大夫南氏季字也　張氏洽曰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後而欲親之也魯既不朝而又無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子之勤春秋詳書王使所以深著魯罪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于付反

胡傳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

挾卒公穀作俠穀又以為所俠註云所其氏也

註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註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李廉曰郎魯近邑隱既城之桓公時三國來戰于此莊公時陳蔡又次于此齊宋窺魯復宿師于此則郎豈非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皆在于此始城之猶有懼心終遂為遊觀之地矣 姜寶曰今魚臺縣有郁郎亭蓋近

宋之地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擣其虛故城以備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傳謀伐宋也註防魯地在瑯邪華縣東南　愚按杜氏于此防注云魯地在瑯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注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葢列國地名相同者甚多曰西防明防有東西之別高氏云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則是合兩防爲一恐不然　家氏鉉翁曰魯貪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鄭而鄭適以王命來告遂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　張氏洽曰隱公受輸入祊志昵鄭而讐宋特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

罪加于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録之曰宋公不王曰以王命來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戰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林註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今爲出師之期　王樵曰中邱地臨沂水順流而下可至宋之東鄙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註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　高氏閌曰齊鄭爲造兵之首春秋

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利又欲得宋利也

陳氏傅良曰會稱君伐稱人畧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顔反

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註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家氏鉉翁曰魯于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聾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特書日

所以著其暴也　陳氏傅良曰郜防宋二邑鄭人之以歸于我也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直我取而已鄭取郜防歸于我不書

鄭讒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鄆田歸于我不書晉讒不在晉也

秋宋人衞人入鄭

高氏閌曰宋又連衞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

衞已乘其虛而入之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傳宋衞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故不和而敗註三國伐戴鄭伯

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程子曰

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

矣　取之吳臨川謂敗其兵而悉其衆也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公穀皆以爲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胡氏遂以爲鄭莊一舉而兼取四國爲卞莊子之計皆不然當以程子說爲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子曰傳云討違王命以不會伐宋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鄭莊特矯假天子之命以逞其私忿耳　趙氏鵬飛曰郕當齊宋之境上計郕必附宋而不事齊故齊脅鄭以兵入之左氏之說未足據

汪氏克寬曰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借蔡伐戴鄭又圍戴取三國之師猶以爲未足且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彼此交侵其黨與戕國之殺人盈城暴骨如莽兆于此矣春秋所

以作也春秋所以始于隱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劉氏敞曰兼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字下公穀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傳又作郲音來

傳謀伐許也註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疏釐音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鄭師先登城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西偏以佐之註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　吳氏澄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

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齊魯無所利焉鄭以計鈎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并吞小國以利益于己甚哉鄭莊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邵寶曰伐許者鄭志也非齊魯則莫能入故書公及而先齊于鄭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公子翬請公誅桓公公弗許翬懼反使賊弑公而立桓註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胡傳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　按不書葬者左氏云不成喪也言不以君禮發喪公穀以為賊不討不書葬諸傳皆主此說　王樵曰惠公

違禮再娶既以仲子爲夫人必以桓公爲嫡嗣在惠公生時其論已定故隱公不敢違特以年少而攝實攝也非讓也蹟隱公之生平亦非能輕千乘之國者故謂其讓桓謂其探惠公之邪志而成之皆非實其及鍾巫之禍者以桓既長矣而隱猶據乎其位眷戀遲回羽父疑其有不反之心故請殺桓公以求太宰使隱公因是決以授桓猶不爲晚乃曰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其眷戀不決如此故羽父反譖公于桓而殺之反譖公者謂公欲殺桓也其事情本末實如此乃若桓公大惡又何待攝讓異辭哉

左氏春秋集說卷一終